



“老嬷上了满间炕：熬到份儿上了”意为多年媳妇熬成婆，终于有资格“上满间炕”坐着歇息。“太公堂上的皇上：狠孙一个”，盘踞太公堂山占山为王的李高登，为钱财绑了自己的族间祖父辈。此谚意为狠辣决绝。“‘七八点子’坐潍县：几天的事”，“七八点子”是后阙庄村一赌徒的译名，此谚比喻人狐假虎威，忘乎所以。

老嬷上了满间炕： 熬到份儿上了

旧时，潍县的乡下人睡炕。炕在堂屋的套间里，在靠近窗口有阳光照进来的地方，另一边摆些桌椅箱柜等家具。隔着套间的间壁，炕里的火道贯通堂屋里的锅灶，另一端走向屋外檐际上的灶突（灶上烟囱），灶火烧暖了套间里的炕。严冬滴水成冰，初春寒风料峭，炕上却有着柔而不燥的温暖。

村舍人家小儿女众多，套间里的炕睡不下，乡人有办法，把桌椅箱柜全搬出来，砌了满间炕：满套间里都是炕。留了个窗口似的门，从堂屋的地上可以直接上炕下炕。小儿女们能睡得过来，三九四九的严寒天，则成了接待客人的理想地方，周围县有民间谚语“潍县人待客——上了炕”，说的就是这个地方。

满间炕可不是谁都能坐上去的，必须是家里辈份最高的老嬷。老嬷白发苍苍，弯腰驼背，再不能拐动着小脚忙里忙外，便坐在热炕头上，任孙辈、重孙辈纷攘吵闹，享受一份天伦之乐。

“满间炕”间壁上有一个窗口，正对着堂屋里的灶台，有两块砖那样大。俗语中有两种名称：一种叫“灯窝子”。天黑下来的时候，油灯盏就放在这里，一间点灯两间明。另一种叫“婆婆眼”，满间炕上的老嬷就是凭着这里，监视着忙里忙外的儿孙辈媳妇们，颐指气使。

退回去几十年，老嬷也是“婆婆眼”监视下的一个小媳妇，苦熬熬过了两代公婆，才上了满间炕。如果是童养媳，要熬过三代。知道了满间炕上的“婆婆眼”，上述谚语的起源就真相大白了。

潍县方言中的“份儿”，语意颇复杂：名份和位置兼而有之，垂涎和自我膨胀并存。使用时或许还有嫉妒、挖苦等阴暗心理。衙役挨过了多少板子后熬成了捕头；跑腿伙计跑断两条腿，等来了管账的差事；打个比方，守寡多年的小寡妇，通过种种手段，嫁给了家族中颇有势力的大伯哥。这就要受到乡里人情的“赞誉”：“老嬷上了满间炕：熬到份儿上了。”还有一句没说出来：“屎壳螂翘：到了份(粪)儿上。”



辈份最高的老嬷坐在炕头上，享受天伦之乐。

太公堂上的皇上：狠孙一个

清朝光绪年间，潍县有民谣世代相传：“李高登，辛小郎，太公堂上做皇上。”民谣传唱，为实有其事，太公堂山在县东南境，因山上有“太公堂”庙宇而得名。

《潍县志稿·通纪》载：清光绪十八年(1892)，农历六月潍县发生大蝗灾，民不聊生，“李明书作乱，旋伏诛。明书小字高登，聚众百余人于太公堂。日事劫掠。知县凌绂增庸愚无能，畏贼如虎。贼有入城侦察者，拟劫狱起事，直至县署，被获二人事乃泄”。山东巡抚福润派大军来县弹压，“撤凌任以杨耀林代之”。李高登率部逃往诸城一带。之后，莱州府会同安丘、昌邑、诸城等县兵役，于诸城泉漆园（地名）捕获李高登、辛小郎等起事首领，“解潍正法21人，余尽逃逸，事平”。

李明书，乳名高登，铁匠出身，今坊子区穆村镇袁李吕村人。与梁单公、孟小仁、辛小郎、孟继浩、朱小五

等人为伙，盘踞太公堂山占山为王，被举为首领，自称“仁义大王”。

李明书一伙杀富济贫有之，绑架人质、讹诈钱财亦有之，至今当地有民谣：“大王住大庙，一天两千吊。”语中“大庙”即为山顶庙宇太公堂。传说，李高登将族间一祖父辈押往山上，逼其拿钱赎命。无奈此人舍命不舍财，哀告说高登是他的族间孙子。李高登生性剽悍：大声喝斥：“孙子也要要钱，亏是族间孙子，要是亲孙子，就要了你的老命！”大刀背使劲地砍向此人脖颈。后来，李高登被官军砍下了脑袋，上述谚语却在民间流传开来。“孙”，自然是下三辈的骂语。“狠”在潍县方言中语意多重，心黑手辣、重利盘剥、行事决绝等，皆谓之狠。此等之辈常遭乡人讥诮：“太公堂上的皇上：狠孙一个。”需要说明的是，在使用此谚语时，潍县方言中变调，将“孙”读为“损”音。

“七八点子”坐潍县：几天的事

故事要从一个村庄说起。

后阙庄，在县北境。即今经济开发区双杨街道后阙庄村。20世纪初属潍县四区。潍县猪鬃为驰名世界产品，此村即为潍县猪鬃发源地，《潍县志稿·实业》载：清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掖县商贩在后阙庄雇用女工制鬃，县境始有鬃行（厂）设立。村人某，性近无赖，嗜赌博，骰子投下，大呼赢数七点或八点，人送译名“七八点子”。20世纪初，其族间一女子由鬃商为媒，嫁于掖县某村，为村内奉系军官张宗昌长辈（一说为张宗昌父亲侧室）。1927年某日，忽传山东督办张宗昌要来潍巡视，此人自称“督办舅”赶往县城。不料全城戒严，警察严命全街人等原地不动，面向外侧，不得仰视马上督办大人。其人以舅自居，偏不听命。意想不到的是，骑马而过的张宗昌竟对其颌首。这下不打紧，潍县当局奉若神明，在县城建起“督办舅”公馆，“七八点

子”入住，呼风唤雨，武断乡曲，村人比喻为旧时知县坐了县大堂。可没多久，张宗昌兵败，亡命日本，“七八点子”立时被逐出公馆，只身返回村庄。其乳名“昌乐”，初被逐出，尚有人称其为“于先生”，出至城外，围观人群窃窃私语：“七八点子”被撵出来了，及至回到本村，邻里纷纷上街围观：“野巴（傻）昌乐回来了。”二十几里路程中，称呼三变。

此后，上述谚语迅速在县北乡兴起。狐假虎威，忘乎所以，不知燕巢于幕，顷刻之间，就要落得个“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”的下场。乡人即比喻说：“‘七八点子’坐潍县：几天的事。”

方言为地方文化瑰宝，谚语为方言中之奇葩，语中故事道尽人情，说破世事，寓意褒贬，大可为地方人文探讨之领域。

本期图片由AI生成

